

徐 葆 耕 教 授
学 · 行 · 叙 · 录

清华大学中文系

学行叙录系列之一

徐葆耕教授学行叙录

清华大学中文系

2005 年 5 月



徐葆耕，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夜出生于北京，满族。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后留校执教，1990年晋升教授。八十年代业余从事电影剧本创作，有《邻居》等五部剧本、三部电影行世，其中依据剧本《邻居》（合作）拍摄的同名影片曾获金鸡奖。1982年起执教“西方文学”和“影视创作论”等课程，曾获北京市教学优秀一等奖和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自1991年起先后担任中文系系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和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撰有《走出半人时代》、《文理会通大师之道》等论文。专著有《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西方文学十五讲》、《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学术精神》和《紫色清华》（学术随笔）等。2004年退休，现居清华荷清苑，以自由写作自娱。

写在前面

王中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院系调整以前清华大学文科的历史,特别是那一时期清华人文学者的业绩,经常成为学术界关心的话题。这首先应该是近年勃然兴起的学术史研究潮流的产物,同时也和清华大学文科的复建颇有关联。一些热心讨论清华人文学术史的学者,其实就是清华文科复建工作的参与者,徐葆耕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编辑整理的《清华文丛》,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他的专著《释古与清华学派》,在细致研究陈寅恪、吴宓、王国维、梁启超、闻一多、朱自清、贺麟、王瑶等具体学案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对清华学派的学术特色和历史意义,做了精辟恰切的理论评析。这本书,肯定是近年来最为出色的学术史研究著作之一。

就我的理解,徐老师研究清华人文学术史,并不仅仅是为了追溯一段历史往事,更多是出自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据说他对“清华学派”的关心,最初是由于王瑶先生在八十年代末期一段讲话的启发,而真正集中精力的研究,则开

始于九十年代初。那时，他临危受命，肩负起中文系的主要领导责任。用徐老师自己的话说：“办中文系和整理、研究清华的人文学术史构成了这十年生活中的两极。它们是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我从清华前辈那里汲取精神力量和学术智慧，推动我从更高的视角上确定现在中文系的办系方针和思路；我又从现在中文系的办系实践中反观历史，从而对清华学术作

出一些较新的价值判断。”可以说，他是以一种自觉的意识，和全系同仁一起，书写着清华中文学科历史的新篇章。

清华中文系复建于1985年，至今已经整整二十个年头。自1999年“985工程”正式启动以来，清华中文系和全校的文科一样，获得了引人瞩目的跨越式发展。而历史是连续的，中文系今天的成绩，是二十年来几代同仁、全体师生勤恳努力的结果。自2000年起，我协助徐老师做一些系务工作，亲身感受到他为中文系的发展所倾注的心力。那段期间，我常常会在早上六、七点钟接到他的电话，谈学科发展，谈人才引进，学生培养，等等。我多半还在朦胧睡意之中，但徐老师思虑这些事情，经常夜不能寐，清晨六、七点钟，在他已经不能算是早了。

为了中文系的建设，徐老师真的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但一些具体事情，办起来总是很难尽如人意，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他的内心又很敏感，就难免特别受到刺激。曾经不止一次，为了给学科建设开拓空间，给引进的教授争取

相应的条件，四处奔走却碰了钉子以后，我和他一起沮丧地在校园里默默地走，他脸上的凄凉和忧伤，至今仍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无法遗忘。他同时也是倔强坚韧的，很快就振作起来，寻找继续争取的方法和途径。他说：“从时间上看，我大约用一半时间做行政工作，但事实上，我的全部注意力和情感几乎都系在中文系的建设上。我是随着中文系的成长而慢慢变老。”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一个学科良好的学术风气和学术传统的形成，需要长期的积累，人文学科尤其如此。学术的积累，当然主要是一点一滴坚持不懈的日常工作，但一些有意识的总结、整理，也必不可少。从这样的意义上，我由衷感谢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专业的同学，感谢她们热心编印这本徐葆耕教授的《学行叙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今后，我们可以把《学行叙录》作为一个系列，继续做下去。为离开工作岗位的师长留一个朴素的纪念，为我们的学科建设积累资源。

2005年5月

目 录

写在前面	王中忱(1)
------------	--------

一、生平与著述年表

二、学术自述

1. 我的少年求学经历	(6)
2. 我的启蒙老师	(10)
3. 从《反击》到《邻居》	(14)
4. 关于《邻居》的写作	(19)
5. 关于“清华文丛”与清华学派研究	(22)
6. 西方文学的教学与教材编写	(32)
7. 未来的大师产生于文理会通	(47)
8. 从一个班看中文本科的通识化	(50)
9. 我的灵魂在圣彼得堡游荡	(57)

三、著作叙录

1.《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	(72)
2.《西方文学之旅》(图文本上、下册)	(76)



3.《西方文学十五讲》	(79)
4. 新清华文丛之一《释古与清华学派》	(82)
5.《紫色清华》	(86)
6. 清华文丛之九《瑞恰慈:科学与诗》	(88)
7.《清华学术精神》	(91)
8.《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	(93)
9.《我们都是未解之迷》	(94)
10.《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试用本》 ...	(96)
11.《邻居》	(98)
12.《峡岭的风》	(102)
13.《闷热的星星》	(103)
14.《孤帆远影》	(104)
15.《喜队长》	(106)

四、师友评论

1. 序:也谈“清华学派”	何兆武(108)
2.《西方文学之旅》序	李 陀(113)
3. 谈《西方文学之旅》	格 非(123)
4.《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序	吕俊华(126)

校后记	解志熙(136)
-----------	----------

生平与著述年表

1937年 6月生于北京。满族。祖父一代在满清政府钱粮局任职,待父亲长大成人时,家道已经败落。民国时期沦为城市平民。

1942年 入前圆恩寺小学。1949年小学毕业。考入北京五中。

初中二年级开始,在《新民报》(《北京日报》前身)发表通讯、报道、儿童故事等多篇。

初三时应聘担任人民美术出版社杂志《连环画报》的文字通讯员,创作连环图画的文字脚本。《分享一分光荣》和《鹿泉》两部曾蒙录用,配合图画分别登在连环画报上,前者并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行世。

1955年 从北京五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动力类专业,并以第一志愿进入水利系水力动力装置专业就读。

在学期间,曾担任校学生文艺社社长、烈火诗歌社社长,协助校刊《新清华》编辑“烈火”副刊,创作有诗歌“誓言”刊登

于《中国青年报》并收入北京出版社编选的大学生诗歌选集《在思想革命的烈火中》(1959年出版)。

1960年 因在学期间文科特长突出,本年7月大学毕业时,被急需文化、政治辅导员的清华大学留校担任中国革命史课程教员。同年9月第一次上课,为全校政治辅导员讲授“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10月起担任校文艺阅读指导小组成员。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与多位教师组成《韶山评论》战斗组,撰写大字报批评造反派的极左行为,于次年初被井冈山兵团宣布为“一月反革命逆流”,战斗组被勒令解散。

1971年 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后被“宽大处理”,调至校文艺宣传队,担任文字创作工作。撰有小歌剧《考试》,1972年在北京市众多基层单位上演。

1975年 奉调参与由清华、北大及北影16位成员组成的电影创作组,受命编撰以反对“右倾翻案风”为主题的电影《反击》,该剧本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影片。

1981年 与马林、朱枚共同创作电影剧本《厨房交响曲》。于北京电影制片厂主编之杂志《电影创作》上发表,该剧本由青年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影片,改名《邻居》,于次年公映,获金鸡奖和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1982年 在清华开设“西方文学经典导读”课程,该课程后改名为“西方文学思潮与作品”,为全校性通识课程。同时为中文系本科开设《基础写作》。

1984 年 剧本《喜队长》(剧本载上海电影制片厂主编之《电影艺术》杂志)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成电影《普通人家》，在全国公映。

同年创作之剧本《峡岭的风》于《电影创作》上发表。

1985 年 因文艺创作的成绩获北京市政府的正式表彰。

同年与马林、朱枚合作写成《孤帆远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影片，次年公开发行。同年晋升副教授。

1987 年 受聘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

1988 年 与马林、朱枚合作写成《闷热的星星》，广西电影制片厂原拟拍摄，未果。

1990 年 出版专著《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40 万字，清华大学出版社)

同年晋升为教授。年底，出任中文系常务副主任，主持全系工作。

1991 年 正式被任命为清华中文系系主任。

1994 年 被任命为新建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并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同时被教育部遴选为中文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同年出版论文集《释古与清华学派》(12 万字，清华大学出版社)。主讲之《西方文学思潮与作品》课程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995 年 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

受聘担任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应邀参加香港第一届华语电影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银幕上的父亲》。

同年出版与齐家莹合作主编的散文随笔集《我们都是未解之迷》(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年 2月~6月,应邀赴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任客座教授,主讲《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生课程)和《影视创作论》(本科生课程)

同年出版与张岂之合作主编的《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试用本》(内部出版物,清华大学教务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印行)

1998年 兼任清华大学传播系代理系主任,次年卸任。

同年当选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

2001年 出版学术散文随笔《紫色清华》(民族出版社)及专著《西方文学之旅》(河北教育出版社)。

同年,不再担任人文学院副院长职务。开设《影视创作论》课程。

2002年 10月清华大学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担任中心主任。

《紫色清华》在台湾由立绪出版公司出版,前新竹清华大学代理校长李家同教授作序。

2003年 不再担任中文系系主任职务。

获“清华大学教书育人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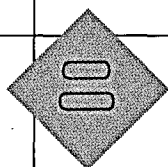
《西方文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瑞恰慈:科学与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4年4月出版论文集《清华学术精神》(清华大学出版社)。

同年10月正式退休。

学术自述



1. 我的少年求学经历

我是在 1949 年 9 月跨进中学校门的,是属于在五、六十年代环境中长成的一代。我的大学是在清华学的理工科,没有受过文科的科班训练。我从初中起就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我对于文学的研习始终是在精神与美的渴求中沉浮。因此,除了探求它们的精神和美以外,我几乎对文学一无所知。

我小时候很笨,笨得异乎寻常。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讲话还听不懂,考试常不及格。那时候,四年级升五年级要经过一次淘汰性考试,叫“初小”考“高小”。我理所当然地被淘汰了。爸妈把和我们家比较熟悉的一位姓李的老师请到家里酒菜招待,使我得以返校重上四年级。小学毕业考初中的时候更惨:当时没有统考制度,每个中学自行招生。只要考试时间不冲突,考生报考几个学校都可以。我在五个学校报了名。每到一所学校去参加考试,妈妈都给我准备一

套烧饼夹肉。这是平时吃不到的美味。五个烧饼都吃完了，一个中学也没考上。妈妈叹口气说：“学徒去吧！”幸亏那一年北平刚解放，为了照顾工农子弟，有几所中学二次招生。我靠了哥哥从铁路局开来的一纸证明，勉强考取了北京五中。要不然，我后来不可能上大学、当教授，很可能成为“林家铺子”里的小伙计或者是拉洋车的“祥子”了。

虽然进了中学，心里依然很自卑。上课的时候害怕得手脚冰凉，硬着头皮随时准备接受老师的申斥，甚至被除名。我不记得是从哪一天起，我的自卑感消除了：上课不再低垂着头；能够心情愉快地听课、举手、回答问题；早晨醒来，想到要去上课就感到说不出的快乐。我确信，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没有这个转折，我不可能取得以后的任何成就。想到这一点，我就感谢我的母校、我的老师，特别是中学一年级时的班主任张宝芬老师。

那是第一次上语文课，从教室外走进来的一位娇小玲珑的青年女教师，她长着一付充满孩子气的面孔。如果不是她的鼻梁上架着一付阔大的金丝眼镜，我会以为她是邻近女子中学的高中生。可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孩子气，她在课堂上总是显得很庄重，喜欢用教训人的口吻讲话。就在她“教训”人的时候，声音也是很好听的。

那是解放初期，大中院校都十分活跃。有一天晚上，老师要带一些学生去北京大学参加“诗歌讨论会”，我怯生生地问，我可不可以去。张老师睁大了亮晶晶的眼睛说：“为什么

不可以？”我喜出望外。回来后，许多同学都学着写诗，我一个晚上就写了七八首，其幼稚程度是令人笑掉大牙的，例如，有一首叫《查户口》：“查户口，查户，让好人安全，坏人溜不走……”如此等等。我真不知当时受了哪个魔鬼的驱使，竟然把这样的东西交给了老师。刚交上去，就意识到：糟了！硬起头皮等着申斥或嘲骂吧！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她居然很认真地把我叫到“教员预备室”，一首一首加以批改，语气不仅亲切，而且带一点兴奋。印象最深的是，我的诗中有一首是写我们的音乐教师的，我觉得她的脸型难以描绘，便在诗行中用一个多边图形代替。张老师严肃地批评我说：“写诗不能偷懒。遇到描写不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努力去搜寻，一定有一个语词是最适当的，诗人的任务就是在万千个语词中找到它……”后来我常想，如果她对我的“处女作”嗤之以鼻，我大概永远不会再有勇气再拿起笔来，也就不会有我成年以后写的那些电影剧本、小说和散文，甚至我不会再去弄文学。对孩子的一场羞辱或一声赞扬，可以改变他的一生。

一年级下半学期，有一次到农村劳动。归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张老师在课堂向全班同学朗诵了它。这在我人生经历中是第一次受到当众表扬，兴奋得几乎要晕了过去。我把它投给了《新民报》（《北京日报》前身）的《新学生》副刊、想不到真的刊登了出来。眼看着自己手写的文章变成了整整齐齐的铅字，喜悦难以形容。张老师也很高兴。当稿费寄到学校的时候，老师亲自交给我，严肃地告诉我，不要乱花掉，要拿

来买书。我遵循老师的话,买了茅盾的《创作的准备》。自此以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豆腐干”大小的文章见诸报端。同学们相当郑重地对我说,你可以成为“徐·托尔斯泰”。老师不仅领我走上了文学之路,而且让我建立了一种自信:我不比别人差,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比别人做的更好。

有了信心,人就开窍,脑子好像也变得聪明起来,学习不再感到那么困难。我不仅完成课内的学习,而且几乎天天跑到王府井三联书店坐在那里阅读书店里陈列的所有“经典”作品。我还热心参加合唱队、话剧队的活动;和几位同学组成了“五虎队”,捧着一个皮球,到处去打“篮球比赛”。在当时的北京东城区中学里,小有名气。到了高中,受苏联电影的影响,下决心要做一个水力发电工程师。忍痛把文学和写作搁置起来。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已经名列全班第二。毕业后以第一志愿考取了清华大学。那位曾在我家喝酒吃饭的小学李老师,听说我考上了清华,惊讶半天,脸上漾出笑容,说:“哈!我说过,芝麻总要开花的嘛!”

近年,常有些家长,愁眉苦脸地对我说,他(她)们的孩子如何“笨”,如何没有“希望”。我就要给他们讲,我小时候如何“笨”,听的人满脸愕然。然后,我把李老师说的那句话转赠给他(她)们:“不要着急,芝麻总是会开花的”!

原载《中学语文阅读·初中版》2003年5月